邃雅堂文集續編

遂雅堂文集續編

總目

祭文

邃雅堂文集續編

歸安姚文田撰

河上易註序

昔聖人論八卦六爻剛柔相推之法而即繼之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夫易囊括古今包孕萬有乃其爲道實不離此四象是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乾坤言其體坎離言其用也下經首咸恒而終既濟未濟咸恒者乾坤之交既濟未濟者坎離之合也

六十四卦中四爻互得乾坤剝復頤大過家人睽蹇解夬姤漸歸妹旣濟未濟十六卦而乾坤又互得本卦旣濟未濟交相爲互餘十二卦皆互得此四卦則聖人作易之旨亦大明矣今以天象言之四時推行寒暑迭運非日月而能成此歲功乎以一身言之胚胎肇始百體順常非水火而能有此軀命乎此則三才一貫之理惟易爲能盡之自漢唐宋以下諸儒說易者無慮數百家其於義理象數之學闡發幾無遺惟此一事爲方外所

竊學者反置弗道亦可異矣河帥羅山黎公負經世之才究天人之學每言大禹行水不過五行故嘗以洪範之言施之於河屢著成績又於政事之暇單心學易手撰易註一書凡漢唐宋諸儒之粹言靡不兼取而並存之而其精心妙悟獨得是書之大用則猶爲漢唐宋諸儒之所未聞者予既得而讀之竊喜其學之邃而義之當也故爲紬繹其說而書之於卷端旹道光二年八月既望

重刻已酉同年齒錄序

漢人稱同舉孝廉爲同歲生至唐乃有同年之目其遇合皆適然事然分誼之親雖兄弟不啻焉風俗通載五世公舉段舊蔡瓚皆以其父爲同歲故唐崔沆判盧家語略見王定保摭言中則情義之重自古爲然乾隆己酉歲余由諸生選拔入成均是年卽預鄉薦故同年視前後諸科尤盛荏苒三十餘年昔之聯鑣接席者都半零落其現官京寮者不過二十餘人外任自兩大府而

下訖於庶官數亦相埒蓋落落如晨星矣余前視學粵東洎後之大梁每歲首必集省垣諸同年爲尊酒之會是日不論官階惟以齒敘必賓主盡歡乃罷往歲至江南以廨舍僻處江陰遂不復有斯舉給諫王君蓺齋篤於古誼每歲必舉同年春會旣又合中外之存者重定齒錄用備考稽頃以刊本見貽一披覽如對故人覺懷舊之思更不能自已也因亟題數語于簡首道光三年季春月吉

甘州成仁錄序

明季流賊之亂起自關中而蔓延遂及天下乃至思宗以身殉宗社而上自公侯宰執下至婦女乞丐其慕義捐軀者至不可數計蓋禍變之慘爲前史所未有而忠義之氣之結于人心者又何其深也嗚呼盛哉夫人忠孝根于性生而情欲利害汩之是在有爲之激勸者自前時靖難之變方鐵諸君子皆殞身殲族不顧以存人道于不泯故終明之世士皆知節義是尚及其亡也而

捨生取義者如此其衆則知教化不可不豫也甘州地接關陝以僻在西偏故被禍最後而憯毒與他處等我
朝崇奬忠貞自
世祖
高宗發潛搜隱凡前代死事諸臣下逮微賤胥加
恩卹謚易名列祀典者多至四千餘人甘州自巡撫林公日瑞而下凡得四十五人
澤云厚矣然當戎馬衝突之際記載無人則其沉沒而

不知者又何可勝道也同年胡君秉虔兩宰張掖敬教
勸農庶政具舉旣又攷前時之
賜䘏者
曠典久缺而祠宇未立亟捨貲購地建室若干楹列龕
而歲祀之又博稽諸志傳得確有依据而前搜訪遺漏
者知縣陸公一桂總兵王公汝金而下凡十人並從祀
其中各爲小傳輯成一編名曰甘州成仁錄其遺事有
可徵者則又爲附攷二卷於後蓋斯舉也實能仰承

國家崇奬忠貞之意而於風世厲俗之方爲功亦甚鉅

也讀既竟因亟爲之序于簡端道光四年五月十日

嚴二如時文序

昔曾子固有言至治之世道德一而風俗同故詩書之文自唐虞以至鄒魯作者非一人而如出一人之說惟理當故無二也予因攷戰國以降聖人之道衰百家諸子子時並出其言詭變萬狀各能自極其意識才力而去理也甚遠故流而爲人心風俗之害者亦靡有窮極時文亦然先時功令以之取士固將驅天下於道德之塗而使之皆知聖賢之歸也自闇者不達斯旨惟以夸

誕緣飾爲上于是躁進之子爭相慕傚以冀其有一合
及幸而弋獲則又以其所得力者傳之其人遞傳遞下
而學乃日以壞無他言不衷諸理故耳予初學搦管頗
牽于流俗其後肆力先正之文乃知斯事專在明理然
浮湛場屋且三十年始倖得一第尋蒙
國恩屢主文柄竊願以昔之所得者傳之其人其信而
從之者葢亦有之而溺時好者或轉相訾議焉然予終
持其說不變者則以吾之所以立身而傳後者皆在於

此也二如予表弟幼同學長同試平居以斯事相切劘然二如成進士亦年逾強仕矣旣由庶常出宰黔中自此久不相見茲來京師出一編相質益其門人所刊行之者其文雄深簡古雖非一格要其於聖賢之言能發明其歸趣則同斯乃爲有當於理者而其門人能信而從之亦可謂傳之得其人矣因亟爲序之如此道光四年五月旣望

細萬齋詩集序

澹然先生詩出入三唐各體皆有宗法不恃才力不矜藻繢其生平所得力讀集中偶成諸首可以得其概矣文田憶乾隆戊戌歲南昌彭文勤公校士湖郡時先生年近周甲久貢成均偶隨後生輩校試詞賦文勤一見擊節同時安吉吳竹巢五鳳亦以文詞鳴文勤謂之曰爾諸作亦自佳然覩蔡某尚遠不逮也其見賞如此然先生坎坷不遇竟以苜蓿寒氊卑棲終老少陵摟散之

嗟殆不啻也先生下世四十年其從姪某方刊其遺集來屬文田任校讐之役文因昔親聆文勤語樂得斯集讀之故不敢辭讀其詩不能不悲其遇既悲其遇而又竊幸斯集之存可以傳世無恨也因亟題數語歸之時

道光四年歲在甲申十二月既望

乙酉科順天鄉試後序

道光五年歲在乙酉值三載賓興賢能之期
上命兵部尚書臣玉麟爲順天鄉試正考官而以臣姚
文田臣顧皋副之臣文田學殖譾陋荷
可朝恩遇疊畀文衡嘗校藝鄒魯之邦北過河洛南浮
江淮踰嶺嶠入閩越凡軺車所至雖洊山邃谷以至雲
濤烟浪之區靡不有瓌才傑士出乎其閒葢我
朝化澤涵濡訖於無外

聲教之翔洽誠曠古以來所未有也其士之敦尙樸學
者則逴逴殫心竹素寘披墜簡推點畫之譌謬攷訓詁
之同異紹往哲開來學其有功於斯文甚鉅而揚風扢
雅之徒又率皆淹貫通敏標新領異出其才足以歌咏
太平道揚休美洵彬彬乎極一時之盛矣而臣私願猶
有進於是者仰惟
國家取士之意固將儲其材以待用也故先之以四子
之書以觀其明理與否次之以聲律以觀其性情之正

又次之以五經以觀其學術之通終之以五策以觀其
才識之裕夫必兼是數者而後處可以爲良士出可以
爲良臣則非特如前所云者而已校士者兼收並蓄固
當取前二者而備錄焉而明體達用之學則尤必以明
理爲本理之不明於體用將安據乎臣自惟固陋於先
儒講說會未有得而不敢不奉此意爲兢兢者竊以爲
取士之方必無以易乎此也況京師者四方之極方將
合天下人士而登進之則尤宜示以蕩平之準臣借臣

玉麟臣臯率諸同考官等悉心商榷惟期有當於理焉

而止既取士如額復擇其語之尤醇者恭呈

乙覽謹循例颺言簡末焉

劉次白文集序

雲滃然起於膚寸之間須臾而冐林木被山谷飛走飄揚詭譎萬狀及其聚而之散則忽不知其所之而已六合爲之清朗風瀏然起於青蘋之際須臾而濚漣漪激沙石演迤恣肆亦詭譎萬狀及其動而之靜則忽不知其所止而已千頃爲之一碧雲水天地至文也然作止皆出自然故能有以窮天下之變而無有方體文之爲道亦猶是矣六籍爲往聖經世之書不可以文言也自

左國而下則皆文矣百家飈起爭奇鬬勝要其面目未
嘗一同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而濟之以學識又能以
已之眞氣充貫乎其中則不事規倣而自能不懈而及
於古今之論者乃必執一格以衡人曰如是則爲史遷
如是則爲韓愈是欲强我之面目以就他人之面目亦
未免於失之固矣門人劉次白舍人攻古文有年旣肆
力於唐宋諸家而又博取近代之稱能文者一一涉其
藩籬而考定其得失其用力也勤其持論也當其文簡

勁峭直大約於蘇明允王半山二家爲近道光丙戌四
月以外遐得江蘇太湖同知將之任因裒其文若干篇
來問序於予予喜其動合自然而又能以眞氣運之也
故亟爲序之如此抑又思古之能文章者如昌黎廬陵
眉山其居官類皆有善政可紀蓋由其平昔論說皆可
施用而非徒託諸空言也大白其勉之哉

送劉次白之官太湖廳同知序

具區三萬六千頃而莫釐山峙其中央望之隱然如島嶼焉莫釐者卽俗稱洞庭東山是也先時未嘗設官自雍正末始移駐蘇州分防廳於此壤地不與他邑接巨浸稽天四面而旋繞之而入其中則良田美墅窈窕而深藏曠蕩而平夷者延袤且數十里其地則有桑柘果實之饒稻蟹蒲魚之利其民之秀者則誦習乎詩書愿者皆從事於農畝亦或出而服賈四方故其戶多殷富

而事常易理又自大府以至守令皆聚處省會而分防
一廳孤懸於此既不必有旦暮稟謁之煩冠蓋至者未
嘗一涉其疆又不必有廚傳送迎之擾官斯土者盖吏
而仙者也余自任京秩有年亦既罷竭于車馬而厭苦
于風塵矣又嘗雄于爲文一旦適兹土見其父老則咨
之以疾苦見其子弟則儆之以奢淫其秀異者則教之
以詩書其朴愿者則導之以禮讓數年之中可以政通
而人和暇則遍覽芙蓉諸峯林谷煙雲之變態或放舟

乎水涯與漁童釣叟歌吟而往還悅魚鳥之相親觀波濤之震駭而一舉而歸之于文葢樂莫樂于此矣於其行也遂書此以贈之

湯謙山遺文序

門人胡巖峻卿以詩文集一帙來乞作序予發而讀之則吾老友湯君謙山之所作也峻卿嘗受業於湯君之門故於其卒也裒輯遺稾將梓以傳而屬予綴言簡首予自嘉慶辛酉歲由福建正考官即拜督學廣東之命十月行次惠州君來謁予於藍田行館葢二十有七年矣後聞君謁選得永年令未久又引疾歸門人華凡嘗爲予言之獨其易簀何日則絕不相知今披覽遺集

爲之愴然集凡得四冊詩古文各一制義二予讀其詩皆隨事遣興之作似君之長不在此宜別爲一集付其家謹庋藏之古文沖融演迤不求合於古而自不失古人法度制義雖皆應試之文然雄直俊偉特與時異是能矯然自拔於俗者也中惟筮議日晷說二則可不存餘當亟梓之以傳於世嗟夫文之傳不傳亦有幸有不幸耳稗官小說無用於後人無功於世教且攻其言多不讐而坊肆流播或至數十百年而猶未泯而白屋老

儒風雨寒暑竆畢生之力以著成一書而卒不得自見於世者比比也是非其顯晦固有數歟峻卿思欲以傳君其於師可謂厚矣予之言不足爲君重而亦不敢以默庶幾世有好君之文者如桓譚之於揚子雲則峻卿之願爲不虛矣是爲序道光丁亥五月十日

天津徐氏族譜序

宗法廢而後譜牒興譜所以收族也前代爲譜式者有歐蘇二家歐公仿史記表上下旁行自高祖訖元孫五世而更起蘇氏則全本大傳以爲惟大夫得爲大宗故譜法皆從小宗自高祖以上親盡則不載所謂五世則遷是也歐之法簡而易明遞衍之可至於無盡蘇之法亦可至無盡然惟嫡子得世繼其支庶必各自爲譜此在三代時大夫士皆有廟故事可行若後世行之則不

免於煩且散故今之為譜者皆從歐氏同年徐晴圃學士作族譜成來屬予序予考徐氏系出伯益歷夏殷至周穆王時有偃王者以行仁義民歸往稱獲符瑞穆王伐之王走死其後嗣仍世其國逮春秋之末而吳滅之于是子孫散處四方以國為氏孟子弟子有徐辟莊子書有徐无鬼其在齊則有徐公見戰國策有徐伯見史記河渠書在宋有徐子著書四十二篇又臨淮人徐少季作老子經說並見漢書藝文志在燕則有徐樂與嚴

安同上書者儒林傳又有號徐敖膠西中尉徐偃免中
徐公曾徐生琅邪徐良葢徐氏所在皆有其支系世莫
能詳天津之徐出吾浙鄞縣鄞之徐在繞湖橋者聞之
姓極蕃衍今其譜亦不可見明季有諱鍾麟者實始占
鄞徙大興至再傳乃徙天津自鍾麟公至學士凡五世
其前既不能知故譜以所知者爲始從蘇氏也大傳云
別子爲祖注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若
之言及也始來在此國者如鍾麟公是矣則於禮經實

亦大協至其以世爲次則仍從歐氏譜後各爲小傳使先世行誼功業藉以不湮亦歐例也其後又各爲墓圖使異日無爲他人侵越旣又述先人遺意爲家訓十二則以示子孫永永法守卷帙不多而義例森然備矣嗚呼吾所見譜多矣往往取前史名位烜赫有令譽者推崇之以爲其祖及詳覈事蹟多誕妄不實夫人他事猶不容苟況其所自出乎宋時有以狄梁公畫像獻武襄者曰此公祖也武襄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

齊高帝既祖鄭侯又祖望之徒爲後人姗笑則不如其已矣予故服膺學士斯譜之作而兩備論之也

胡粱園詩序

老友胡粱園農部以嘉慶丙子冬沒於京師其未沒之前月出所製詩文集屬余商定余視其諈諉意甚迫因亟論次歸之未數日粱園遽疾作竟以不起余每念及之謂友朋之責自此而盡殆亦有數存其間者獨詩集未獲一見常存諸心不能釋茲歲二月同年吳君文照寄香山以書來索序始知其遺集在吳君處篇什不甚多又雜酬應之作殆其孤蒐輯而成帙者非定本也粱

園為人和易温粹與人無賢否生平未嘗有閒言至其所締交必皆正人雖嘗歷清要直樞垣洊涉郎曹出典學校視榮利泊如也故其爲詩亦温雅淳懿無囂陵之氣其音和其趣正使讀者不問而知爲君子余欲就見本稍汰其酬應者詩過少又以爲私惜故仍歸吳君付剞劂焉余門生吳會貫梁園同里執友即詩中所稱淵葢者也方出宰關中亦取時文集梓而行之二君者久要不忘亦可謂石交矣故因是序

而並及之

跋三世明經圖後

吾郡匡山潘氏自方伯兄弟振起於明之中葉簪纓相繼清德著聞後徙居郡城與余家世爲婣戚戒平先生秉鐸海昌行爲世範文爲士則海昌人至今稱之惜文田生晚已不及見也文田少時尚及見𢾺齋先生時方自甌江歸每於親串過從獲承風旨德容睟然使人易近葢先生之外母卽文田從祖姑也先是與紫崖贈公嘗同與學院試贈公以丁酉拔貢入都一夕遽化去齋

志不遂相爲嘆惜今勗齋明府嗣興於鄉遂能以經術施之吏事豈非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子孫者歟戒平先生行事文田於先生臨二王帖後巳志及之茲勗齋復以三世明經圖來屬題文田旣與姻連又及見其兩世視他人有異焉故爲記前事於簡尾語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經籍之菑詒其久而必光也如是美矣信哉

書李氏三忠事蹟後

嗚呼明至思陵之變國事已全去矣福王以南都形勝據祖宗根本之地尚不能收既散之人心況形勢又萬萬不如者哉如吳忠節貞毓等區區藉嶺表數州乃欲奉一桂王爲苟延宗社之計固必不能支之勢也然諸人知其不可爲而流離播蕩盡瘁竭忠卒相與捐軀而不恤推其心誠孔子所謂志士仁人者矣余獨怪明之季世姦邪迭進閹豎弄權其始實由於大小臣工各樹

朋黨乃至相傾相軋禍遂中於國家當桂藩監國崎嶇
危難之際宜亦稍鑒覆轍而仍不免有吳楚分黨之事
內憂之不能弭遑言外侮哉侍郎武舟李公暨其弟監
軍道我貽公以孱弱餘燼敢拒王師事窮力竭致命遂
志其從祖侍御廷賓公復以誅姦冋不成乃反爲所戕
焉一門氣節之盛百世後猶嚮慕之余既潑悲其志因
更爲之論其世焉

跋趙味辛前輩所藏翁覃溪先生書札卷後

文田初至京師時所見館閣諸前輩雖趣舍不同如肴核蔬果之雜陳於前而各有其可嗜臭由於學問皆有自得則與無本之學異也風會遞遷典型漸遠每念疇昔良用慨然大興翁覃溪先生好古不倦其爲學尤長於攷證殘碑斷簡搜剔形模尺寸高下纖毫肥瘦皆有辯論精密視集古錄隸釋隸續諸書殆又過之先生志在傳後後亦必有傳之者葢卓然自爲一家之學文田

游先生門所見既不廣加以心計粗疎時有望塵不及之歎先生没後數年武進趙味辛前輩取先生手札六十五紙付裝成卷屬文用為跋後所言率不離攷證亦間及長安詩酒之會然此風今亦闃寂矣撫卷增懷不能自已因題數行歸之

辦香圖書後

文田爲童子時知吾湖有賢太守李公者文章政事卓然古良吏儔所見長老及鄉先生皆樂稱道之李公泗陽人卽是圖所稱肯庵先生者也先生於乾隆癸酉來守湖州後十年乞養去在郡時葺黌舍修志乘疏溇港諸廢具舉尤勤於造士吾湖本安定先生講學之地宋時書院尚存先生以去府廨遠更擇地府署西偏搆講舍若干楹以其地北枕愛山臺卽顏曰愛山書院於安

定舊設經義治事兩齋外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諸堂選士子之秀異者肄業其中先生於政暇輒至院
與諸生砥礪學行數年之中蒸蒸起撥巍科踐清要有
聞於時者踵相接也衆視先生如師先生亦以弟子畜
之及去任因留戴笠圖畫像於道場山歸雲庵中用志
去後之思諸生遂以時瞻拜其下後十九年先生已歸
道山則每歲仲春必偕至僧寺薦蘋蘩焉是圖乃乾隆
癸丑歲其諸弟子會箕所作中圖像共十二人皆麗詹

皓首已成老翁然猶惓惓於先生不能去懷知德澤之入人深也昔張忠定在益州十年旣去留畫像付寺僧希白後之人瞻慕不能置先生可以追配之矣文田生晩不能及先生門而此十二人中惟俞明府睿宸王觀察復齋以久官在外未及見其十八人則文田皆親接焉葢去先生未久故知先生亦甚詳吾湖郡志久不修後此更數十年恐遂無有知之者矣故因少山明經之屬謹書此以備後之采擇者道光五年歲在乙酉十二月

旣望

與張鱸江書

去冬道出吳江曾游數行奉布未稔得達覽否舟行匆促頗未盡所懷弟終歲奔馳安定之日甚少同署又公私坌集是月五日由金沙歸始復取大集反復讀之論事之通達志傳之峻潔卓然追古作者弟見近世理古文者如家姬傳秦小峴兩前輩張皋文惲子居兩同年於斯事皆確有所得小峴持論不苛子居則詆訶異已特甚愚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文章亦各由性情所

近左國諸子下逮馬班面目未嘗一同而並傳於世要當觀其識趣則是非乃定耳孟堅淳實雅健魏晉以下罕有能及而攻之者甚力集中諄復及之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弟少無師承於諸家涉獵亦未能臻其閫奧所作隨手拋棄存者十不得五自念齒力日衰去夏始裒錄之僅得四卷暇日當舉以求正人便奉問起居並附陳僂僂不備

重修金壇儒學記

金壇江南一邑也然人文之盛自宋元以來名久著故家世族甲第相望者蓋數百年於此比來士氣稍不如昔言者謂黌舍久圮則教育之法漸弛故也前教諭陳師濂有意修復工鉅費煩事不克舉嘉慶二十五年秋門人戴開文繼至省視憂惶因與邑之儒紳于尚齡馮調鼎馮學浚虞樹仁暨諸生于有穀等十餘人謀分請邮聚敦勸書助復擇其諳於事者爲之經理前署令王

君青選今令朱君瀾並以翰林來宰是邑實各捐俸錢五百千爲之倡開文暨訓導俞光祖縣丞聶心通典史辛聘三亦皆捐金有差邑故瘠而貧士民節縮衣食以應者不吝也計合貲得萬餘金爰經始於道光元年正月及期而成自

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凡祠宇齋舍靡不修舉圮者更之傾者植之缺者補之材必良工必堅丹碧黝堊一新舊制櫺星門在泮池外乾隆八年始內徙於池前增列

宮墻又前建石坊三後復易石以木據形家言不利徹
去之門基右徙於左二仞餘購民舍拓左地丈因爲東
西二坊翼墻其中仍繚以外垣以其右餘地爲射圃學
宮左有土阜甚高當正殿巽方就其上建魁星閣又其
東南本金沙學舍前後各三楹歲久爲僧占踞亦斥逐
加葺以祀
文昌之神於是制度粲然大備開文所居私署則全出
已力無稍假手焉功竣之日適余按部莅此開文請爲

之記余甞謂天下事無難爲顧立志何如耳未有其志堅定而爲之不見其成者也以斯事觀之猶信異日金壇人才之興與往昔相埒則諸君子之爲德於是邑大矣抑余又聞邑之諸先進操行不失繩尺爲文一以聖賢之言爲本今趣舍亦稍異昔矣開文自履任後訓士之勤遠過他邑誠能挽之以復於初則其功必不在修復黌舍下也故因是記而并及之

華亭賓興捐田記

華亭諸生姜熙出上腴田百畝有奇以歲入供其同邑賓興卷燭之需因上其事大吏請立案垂久遠而又來乞文於予以勸諸石初熙之大父懷權亦以諸生應乾隆庚午鄉試病逆旅力不能致醫藥後遂卒大母陳苦節四十餘年病且革召其子軾謂之曰汝父以貧故遘疾不即藥以至於隕生吾嘗以是蠹傷心汝他日稍能自立必思有以佐寒畯者軾謹識之不敢忘而家累煩

重志終以不遂熙早聞兩世遺訓幸賴克勤儉家得有餘蓄因捐田成先志焉余惟
國家嘉惠士林凡應春秋兩試者罔不先畀以費澤亘厚矣顧人衆則力分力分則用常不給熙能以其餘力贍一邑之人不惟能成其先志之孝又能仰推
國家優士之仁而於古人任恤之義亦庶幾不愧則一舉也而三善得焉是不可以不書至其經畫可垂永久美生別有規條在他石故不備書

職方姚君傳

道光六年冬我友鏡塘姚君以疾卒於官一時士大夫聞之無不悼惜者其門人弟子犇走經紀其喪纍纍然如失其父兄素行之孚於人如此其至也姚氏本世居吳興鏡塘與余同出與否代久遠故不能悉知余長鏡塘八歲鏡塘就傅時余已爲諸生食廩餼矣故鏡塘應童子試余實例之是年鏡塘甫十五齡即遊於庠後八年大興朱文正公視學兩浙見其文甚擊賞遂與余偕

充已酉拔貢生尋又同舉於鄉其後同官京師者幾三十年蓋交契之淡未有如我兩人者也鏡塘初生時其贈公夢所善僧紫皋入其室及長見狀貌者無不以爲從彼教中來性簡重不輕言笑自其長者皆不甚奇之然一生之篤厚廉靜實已見於此嘉慶丙辰成進士對策日侃侃論時政無避閱者異之置二甲時相惡其言直竟抑置三甲後及引見授內閣中書時余以

召試先入披省鏡塘執後進禮甚恭余笑曰我兩人尚不能脫略形迹耶鏡塘亦笑然終不改歷資洊晉典籍例升宗人府主事故事凡授斯職者先必出大學士簡選鏡塘遷延如不欲然竟不與推升兵部武選司主事又改車駕司游擢職方司郎中其爲郎日前大學士伯文愼公方由滇督入總中樞謂僚屬曰聞吾部中有姚某者學問人品爲衆所推服吾願一識其人再三言鏡塘終不赴公愠曰是謂我不足與也遂不復問然鏡塘

於曹務實恪勤盡職惟遇有遷除事必宛轉避若唯恐有議其干進者必衆以爲當畀乃就之其不往見亦猶是意也計前後歸籍侍兩親服凡在京實二十五年僦民居者纔數月耳亦未嘗攜眷屬餘率寄居僧寺中以授徒自給接物能和以誠故人多歸之其自守甚嚴不肯無故受一錢之餽衣履垢敝處之若固然余嘗見其襪裂過甚思贈以一縑衆言鏡塘必不受無犯其所不欲尋遂已會鏡塘六十初度予餉以朋酒使二一再返余

曰他日以相報可乎乃姑納焉其介如此爲文清眞簡
淡初猶務馳騁後益進峭潔如半山亦好爲詩古文然
不如經義之所得深也嘗典貴州鄉試者一充會試同
考者一皆不足盡見其學弟子從者甚衆所講授與時
俗絕異然亦逩逩得儁晚年與會稽潘君諮交日惟以
進善規過相勖蕤其年愈加而學愈工矣不圖天奪之
速不能使之底於成德也惜哉鏡塘旣没同人私誄之
多溢美之言鏡塘有知必不受余謂之曰鏡塘之學可

以媿天下之澒涊無節操者然制行過高如宰相求一見不可得必非其屬官則可交厚如余而於尊酒之饋猶恐傷於廉此其於事上交友皆尚未合乎中者也昔石守道不受盤飧而陳無已不肯服假衣竟遇寒疾卒如鏡塘者乃其流亞歟旣退遂爲此傳以遺其家入至先世子系及生卒年月已詳陳學士用光所作墓志中故不載

戶科掌印給事中蔣君墓誌銘

道光二年四月十四日同年給諫蔣君以疾卒於京師其孤啓鍔等旣奉喪南歸後四年而啓鍔以拔貢生應廷試復來京師余旣深喜君之有子也旣而啓鍔以道君行實來乞爲墓志於法志石必納諸墓中所以示後世也故撰次氏族爵里宜詳而餘事惟載其大者閥行述文太繁冗今姑撮其所當書者焉君諱雲寬字台鼎一字牧叔號錦橋湖南永明人初名雲官通籍後更今

名相傳出蜀尚書令琬後五季時始徙永明之興化鄉以世遠忘其名字至元至正閒有諱以文者再徙縣城數傳至明神宗時有爲成都教授世稱南陽先生者諱朝祿爲君之七世祖自教授公以下皆潛德不曜及君考諱元譜始以乾隆辛酉拔貢生歷官江南常州府水利通判兼權直隸保定府鹽捕通判授承德郎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刑科給事中君由乾隆已酉拔貢生嘉慶戊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散館又改刑

部補直隸司主事母服闋又補浙江司主事擢雲南司
員外郎晉山西道監察御史歷掌山西河南道御史再
遷刑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初中憲公艱於子
嗣晚乃得側室子三長雲安次雲容又次即君三人者
皆異母君年十二中憲公卒君隨兩兄就塾能讀書日
肆力科舉業後從羅慎齋先生遊始究心經籍於實學
時有自得其著作佳者往往能追及其鄉之前輩在翰
林未久即改刑曹君以爲刑部民命攸關一率略則生

死判焉故案無大小必反復推鞫寃獄常賴以平反及
爲諫官又以爲此
天子耳目之司凡
國是民瘼當一身任之前後章數十上大者如減徭役
恤獄囚愼河防諸疏皆得
俞旨施行文多故不錄其尋常陳奏不足爲君重也又
嘗一典江西鄉試榜稱得人君性醇篤旣孤事諸母以
孝謹其持母服也豐儉皆適于禮事兩兄情愛綦篤仲

兄雲容官湖北光化令以采辦滇銅卒於滇君傷痛甚爲亟淸其公私逋負歸旅櫬焉鄉人有病没京師者君爲庀後事俱周以至已酉同年某以官逋繫獄屆期不能繳將見法君徧走鄉人亟集貲拯之竟獲免其行事皆此類又以鄉人詣京者舊館不能棲止倡議建上湖南館置主祀濂溪周子及明御史陳忠潔公使來者得所歸且知觀法焉在籍時重修宋連處士墓即歐陽公爲之作表者嘗屬予爲文記之予時有江南之行久而

未能作也及使旋而君喪已歸矣感念前諾爲之泫然
君生於乾隆乙酉閏二月十一日至道光壬午卒得年
五十有八配何氏歷封恭人子四長卽啓鍔拔貢生啓
鏃候補兵馬司副指揮啓銜啓鉞俱業儒女五人所與
婚連皆士族孫三人俱幼銘曰
蜀相之裔南陽之孫世載令德以開後昆起家文學譽
聞日廣刑無冤抑言皆直讜官司靡忝宗鄉咸稱慶貽
孫子是繼是繩馬鬣卽封松柏斯茲我銘其阡永保無

贊

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王公墓誌銘

道光三年十二月戊申禮部右侍郎勿菴王公卒於位

文田方奏事

乾清宮歸聞之往哭於其邸第蓋文田與公生同里舉

同歲又同官於朝者幾三十年氣誼之親逾於兄弟不

自禁涕淚之橫墮也公爲人渾厚和易與人處終日無

戲言平生口不言人過亦未嘗臧否人物其視天下人

無一非君子故自達官貴人下至內侍官役無一人不

稱爲長者其胸次洞然未甞有絲毫蔕芥城府葢天性
然也文田好肆論時或觸忤人事過常輒自悔每見公
嘆以爲不可及公領乾隆巳酉鄉薦六十年乙卯捷禮
部試第二其第一人卽公弟以鋙一二名皆浙卷前此
所未有時總裁賞東皋先生謂論次當以文不當以省
故力排衆議焉亦不意其適爲兄弟也先生碩學前輩
平居每詆訶後進人多積憤欲借是傾先生雖其門下
士亦有下石者因磨勘停以鋙對策四科又謂

殿試卷過劣不能足向例十本之數思以此激
上怒及坼封則公實爲舉首
高宗純皇帝謂讀卷諸臣曰是天也於是謗焰遂熄公
兩充順天鄉試分校官再出典江西省試一充順天副
考官提督江蘇學政所取文皆平正通達一洗險怪燕
雜之習由修撰擢司業歷遷工部左侍郎調禮部右侍
郎六曹惟禮工事最簡不能有所見長公素善啖飲食
常兼人體豐碩不能任勞苦故心亦頗安之然公事未

嘗稍廢嘗以薦入直
南書房
仁宗睿皇帝素知公端謹克盡師道又改直
尚書房公卯入酉歸恪勤匪懈及
今上卽位以
潛邸[illegible]見公出入憊甚因
命專理部務然
眷待之恩如舊公以此益自勉易簀之日部中方有奏

事先雞鳴輿肩輿詣
東華門例當下公兀坐如睡家人輩屢請不應時子昇
瀛姪涑皆從亟命舁歸已不能復言及辰刻嗒然化去
倉卒變生舉家號慟然公實未嘗有疾痛危苦其生也
有自來故其終也亦灑然去耳性孝友沈太夫人年八
十不能至京師又不欲公歸養公望雲之慕無日無之
先是兩世以卜兆未定久而不葬公持喪歸與諸兄謀
速就窆焉以鋙既被議後仍入詞館未久卒公傷痛之

甚兄子丙從公京師由編修今官侍御史歷華資陟清要皆公之教也所作詩文皆有集藏於家公諱以衎字署冰號勿庵先世由休寧徙歸安高祖諱某歷贈奉直大夫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於乾隆辛巳十一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三配程夫人先公十四年卒側室石氏例封安人子一景瀛道光元年正二品廕生女一適編修今官雲南大理府知府吳振棫孫一志楓孤景瀛旣扶櫬歸

里將定葬于郡城南之射村以書來乞銘墓幽文田誼
不可辭銘曰
充然者其容粹然者其德思謦欬之猶聞悲泉壤之難
即瞻馬鬛之崇封兮願永峙兮無極

中議大夫兩淮都轉鹽運使廖公墓誌銘

道光四年正月十一日前兩淮都轉鹽運使廖公以疾卒於蜀之長壽其孫均走書京師以余為夙知公者來乞文銘諸墓幽往歲予自粤東歸始識公於贛州後公來京師得朝夕繼見及余視學江蘇公方就養均官舍又因得數數見蓋予與公交餘二十年篤信仁厚今之古人也於法宜得銘故不敢辭公諱寅字亮工號復堂系出明初勳臣德慶侯後自侯次子官大理少卿諱德

有者實始徙蜀再傳至諱錠者又徙鄰水故公世爲四川鄰水人曾祖明命祖廷玉本生祖廷獻考能容世有隱德並以公貴贈中議大夫蜀人稱敦行孝弟博通經籍門人私謚文懿先生者即公之考也文懿公初無子禱於邑之華銀山始舉公公幼奉庭誥事父母能盡孝方就傅山寺中聞文懿公遘急疾星夜履層岡陟險阪以歸籲於神願以身代已而果瘳既冠補弟子員家綦貧恃爲童子師月給會歲大祲邑斗米千錢躬負米數

十里外以養親足重繭肩肉潰裂後脫痂陰雨輒作癢
暮年猶袒以示子孫泫然流涕傷親之不及見其成立
也乾隆巳亥舉本省
恩科鄉試力不能赴禮部前後十餘年僅一再至都而
巳蜀離京師數千里貰匹馬以一子自隨艱苦跋涉世
所未歷乙卯始以大挑一等分河南試用初奉檄得南
陽之葉縣會湖北教匪肆擾葉當往來之衝徵發絡繹
公供億無缺然未嘗重困民民賴之如父母也大吏善

之檄赴新野唐縣各行營綜理軍務兼民詣太帥環請得還公先是大名教匪段文經滋事其逆犯劉之協久而未獲公於途次見二人繫馬樹傍語剌剌不可辨其一人雙眉入鬢貌尤怪偉公密諭守城者物色之俄二人緩轡入飲肆中有識者曰此劉之協也門者以告公即令子愿芳易服前往與雜坐旁睨良久突起手持之斷其袴帶賊俯而繫帶遂就擒並其黨亦被執事聞

上嘉其能超擢知府

賜藏花緞
諭大吏即送部引
見積年逋逆伏誅囊街此固由公之隨事精察亦平日
得民之深故樂爲盡力如是公旣入京蒙
召對有
旨優獎荷文綺之
賜是年授江南鎭江知府鎭江爲漕運要道公以時挑
濬又疏丹陽九曲河建牐座愼宣洩以溉田濟運民享

其利攝常鎮通兵備道尋真授江西吉南贛兵備道兩地皆四方商賈所湊公關無苛暴人稱便贛郡壤接閩粵俗常患強悍公一以德柔之獄訟衰息會昌周達濱汪農望倡亂公設計捜捕悉置於法安遠太平堡餘華復煽大府檄公會營懲辦公以上魏爲堡之大聚先口占三年諄諭以禍福遐幹役張貼其黨與皆散去賊勢已孤公乃單騎往諭之者民魏錫經等擒首惡以獻事遂平歌詞文多不著是役也所全活無算歷權江西布

政使嘉慶辛未升兩淮都轉鹽運使守已以廉恤商以
仁嚴私販裕丁竈
國用軍儲兩無匱乏在任三年直指阿公甚倚重焉後
緣事被議鐫級
上猶念前功准捐復道員而公自此遂不出云公篤於
根本爲諸生時有姊適開縣之關口坪往返計程三匝
月聞其家無升斗儲公知二親憂念甚亟親往迎之歸
雖自處屢空不顧也性尤好施與既宦達凡親朋有一

面識者遇有急必盡力周之文懿公嘗欲仿范文正義田法而未之逮公節縮祿入置廣惠義莊以成先志又建義學教邑中子弟之貧而嚮學者其在官時先後遇歲祲必親挨戶賑卹無俾一夫失所至如書院育嬰堂恤嫠養老諸善政公所至無不修舉故沒之日聞者皆爲流涕學以朱子爲宗著有詩文各集藏於家公生於乾隆辛未四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四配邵氏閩德茂著歷封淑人子二長思芳江蘇候補道卽前歩隨公入

都後手擒劉之協者也次思莊侯選府同知孫十四人

昀嘉慶庚午舉人刑部貴州司郎中分巡江寧鹽法道

圻嘉慶癸酉順天鄉試挑取謄錄館書議敘授河南布

政司經歷次增次培次垣次埥次同會次堪次域次埏

次塏次壎次塄次塀皆業儒曾孫八人將以某月日奉

公櫬歸葬於鄰水某山之原歸安姚文田為之銘曰

廖遷于蜀自明始文懿崛興振前軌篤生令德家益起

奉職宣猷由百里楚氛蔓延蔽江涘羽書旁午無休止

邑有父母衆咸喜保我四境歸安敉巨姦竄逃久稽死

縛之不異屠羊豕

帝旌其功

賜文綺游膺方面百度理懷柔商旅化奸宄桴鼓無驚

樂耘耔務公載領鹽筴使丁竈阜安黠梟弭義田繼志

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彭任恤周桑梓公之名德在人耳雲礽流慶

辰未已吁嗟故士信稱美唯億斯年公宅此

張鱸江墓誌銘

君諱士元字翰宣號鱸江江蘇震澤縣人先世自徽州來徙初業農至大父某始習儒亦未能致通顯君以乾隆戊申舉於鄉凡七應禮部試卒不遇君好爲古文所與游皆當世之專攻古文者時天下方崇尙詭異以雜引非聖之書爲博以捃拾舛濫之語爲新者義多乖戾章失次文之矩矱蕩焉無存而君獨好用我法於舉世不好之時則宜其久而不遇也君客董文恭公第最久

予公門下士因得交於君君時爲公訓其幼子日習皆
童子業故學問無由以見公直樞禁每日以寅入以申
歸賓友輩希得見之亦不能有所助益當公之以軍興
尊情也君意竊不善之然是時
高廟以軍務爲殷憂思可計事無如公者故日夜遲公
至左右六臣中有與公厚者陰以告之公受
恩深義不可以不出而君固未知也又公兩典禮部試
不肯以私意羅致君君亦未嘗干以私雖終不獲售言

者謂于義兩得之嘉慶已卯庚辰閒予方視學江南君來謁予於澄江使厮見須髮皚皚白已頹然成老翁與之言耳聵不能省必代以筆然後喻延之飯固辭而去君自言謂取廩拶倘可得一令或學校職吾自循吾耳不敢赴也退而思授徒於鄉里而又不能不用吾聽則惟有謝絕人事以終老於荒江寂寞之濱而已予聞之愀然以悲嗚呼世嘗言文人少達而多窮如君者抑又阨窮之甚者矣君以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卒得年

七十生平著述有嘉樹山房集二十二卷已刊行乃諸
嘗手以示予者其未刊尚若干種藏于家娶顧氏子四
瀾漣渟涵瀾縣學生及渟皆前卒孫二東才繩武茲𢧐
某月漣東才等將奉君柩葬于某山之原介張生生洲
來乞銘予不敢辭銘曰
昔孟郊詩好爲艱苦卒窮而死亦困其所覽君之文剖
易優柔乃亦困窮於文何尤君之不遇世實遺之世胡
能遺天實爲之天實爲之又何言哉

鱸江可傳在于古文而老而不遇尤可惘惜故於此特重發之至其行誼都無實據惟載其能守經無私求二節而其人品之正已在言外不敢爲溢美之詞以傳信也自記

鳳陽府教授倪君墓誌銘

望江倪明經人在以其大父教授府君年譜來示余並乞志其墓以余與教授君爲同年生也余自已未釋褐後始識君於京師未幾君需次南歸後十年余方薄游維揚君鼓櫂訪余於陳氏之休園薔前後僅三四見耳及[illegible]人在始知君已歸道山宿草之悲不能自已烏能以無言也君所交皆當世賢士大夫故稱君之行事甚悉有不待譜而後知者君家居大雷岸世耕讀爲業並

時受經於世父某公每旦從羣兒牧輒背誦所受書不去口嘗夢神人告之曰欲知今古事須讀五車書斯言良可玩味覺異之以此益肆力典籍每見異書必傾貲購之家藏書七萬卷皆手自讐校著有雷港源流攷雷港瑣記諸書一時通人咸服其精博余以相處日淺惜未獲[illegible][illegible]之也獨見其所撰泉譜則考究形製辨晰時代實足為好古者之一助大興翁太史樹培夙嘗究心於此以故兩人者相得尤甚君以乾隆已亥舉於鄉丁

未老充景山官學教習滿以知縣用君自以性迂戇恐
不諧於時棄不就及嘉慶己未成進士例仍得縣令君
笑曰五斗折腰吾能爲之乎吾家尚有薄田可耕江干
老屋數楹積書充牣其中吾以終吾身可矣既歸構二
水山房日以訓課子弟爲事房師汪通參鏞以書勸之
曰校官秩雖卑然其職在振興後學盍出而從事乎君
從其言得鳳陽府教授訓諸生言動皆有法初之官見
大成殿粱栱積壞丹青黝黑慨然曰此豈所以揭虔妥

祠者亟倡議興復衆以工費鉅難之君不避怨不辭勞

鳩貲庀材凡九載始訖工堂廡門楹庖湢具備郡中科

目久闃寂至是乃連得雋葢君教人不沾沾在科舉業

而士氣亦由此起也君篤於行誼家居時遇歲大祲鄉

里多流亡君爲設廠振貸所存活無算地瀕江無岡阜

之峻貧民死者率槀葬水濆大水至輒漂蕩去君爲擇

高燥地遷之又葬其五服親之不克葬者凡二百棺君

之好義如此其瑣屑者可勿志矣君諱模字預掄自號

迂存生於乾隆庚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道光乙酉
十月初六日壽七十有六祖諱某考諱某皆先贈奉直
大夫又以君贈如其官祖妣計氏妣胡氏皆贈宜人娶
張氏封孺人子五艮然艮煥艮焯艮炳艮熺艮焯早卒
餘皆能以讀書世其家孫十一人長郎人在道光乙酉
優貢生曾孫二人銘曰
錢之癖非和嶠傖書之淫與皇甫侔貫穿今古窮源流
山經地志皆探搜學海博涉內行修一時賢士從之遊

力敦任卹戒薄偷涵育後起儲薪櫄斯人一逝歸山邱
典型衰謝誰尙畱我爲銘之藏墓幽令名奕奕垂千秋

芳園費翁墓表

翁姓費氏諱榮春字華書號芳園烏程人系出宋崇政殿說書文端公若後曾祖諱之圻康熙甲辰進士任嶽州府推官祖諱宏灝恩貢生候選教諭考諱承家邑諸生早負文譽顧久躓場屋以貧故遂游食四方楚中大吏耳其名因延主鎮筸書院鎮筸在萬山中浙中人鮮有至者故家書常不得達家人輩亦不知其在楚也公既答久家益貧翁年甫十二經書粗辨章句卽爲童子

師侍歲入以奉母逾年請於母願出探親耗母以年稚難之翁固請乃僅以錢一緡賃舟行始惘惘無所適因聞鄉人出遊者多遠至蜀中則由江行達漢陽將由此遂入蜀適同舟人有王叟者見其幼詰邦族暨遠行故嗟嘆久之曰吾曩於辰沅道夔公座中見有書院山長費君者亦君之鄉人也覽君形貌又甚似得無是乎盍一往求之翁喜甚即絕洞庭至長沙資已竭質衣市餅數枚置懷中見星行徒步巖谷間深林密箐蛇虎縱

橫不顧也履穿足繭崎嶇數百里始抵鳳凰廳詢士人知司馬潘公亦鄉人也走謁之潘公大驚異亟使人導之往果得公奉之以歸於是鄉里人聞之靡不稱其孝者公歸未久遽謝世翁受室後配錢氏奉孀姑能盡敬養翁以家事委之遂出佐大吏幕平居練習時務能綜覈一切以故所至爭延致之時方開豫工例衆勸以得一官既可展所學且藉升斗祿爲養翁然之方列名太學而母馮孺人之訃遽至翁悲慟幾絶自此遂無意仕

進矣年六十有六以乾隆癸丑正月某日卒遺命從葬
司李公墓旁以錢祔亦首邱之意也翁敦尚古義平生
行事多可法然錄其大端而其瑣屑皆可勿志予讀歸
元恭所紀黃孝子事見其間關萬里踐戎馬之郊蹈虎
狼之窟而卒能奉親以旋未嘗不感歎爲之流涕況以
童稚之年行無資出無侶而天性所激竟使江湖不能
爲其深山谷不能爲其險迷津一指遠道如歸豈非所
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耶馮孺人實我之自出故翁

與予亦得稱中表兄弟惟年齒違不逮祀予少時曾屢
見之今其孤南煇南燿來乞爲墓表因書此以揭之於
阡

清陽縣令段君墓表

君諱中律字叶六號瀚伊系出唐太尉秀實後先世自老聃之子宗爲魏將以封邑爲段干氏其後子孫又去干爲段氏始居隴右之姑臧一遷山西再遷河南故君世爲河南偃師人祖復初父欽之並以君貴贈文林郎伯兄澥早世欽之公暮年始舉君憐其弱不使就儒業君性嗜學耽研經籍能刻苦自立年二十八舉乾隆庚午鄉試既屢應禮部試不遇會壬辰大挑以一等授安

徽青陽知縣初下車卽繕葺先師廟拓試院七十間以居學者邑當往來之衝遇徵發輒貸用民馬吏胥因緣爲奸民苦累君自購馬六十匹日給芻豆貲卽令胥吏牧之民以獲安俗生女多溺死君反覆開譬並爲文以戒之俗遂革有陳氏兄弟訟爭產君歎曰同產而至是是敎之不豫也爲曲導以孝弟之行皆泣去和好如初善決獄總督前大學士高文定公攸檄至省勘疑獄時六安有富豪甘姓者捶殺佃

賄他們代例抵辠甘怨家發其隱以狀聞於大府命數吏鞫之終不能得實以屬君君視囚兩踝拷掠骨已腐曰刑求之弊一至此耶命解鉗釱與之食因徐問曰爾之代死諸獄詞已甚明然爾堅不吐實者必以得賄亦死不貸也豈知受買代之賄於律無死法爾何自苦如此囚張目曰官給民耶君告以必不欺爾囚遂具陳其故讞乃定凡他屬寃獄賴君得雪者共二十餘案民戴之如神君焉庚子秋與江南省試分校旣徹棘百姓歡

迤旁數十里如赤子之久離慈母也在任九年囹圄空虛獄訟衰息引疾歸撫部閔公鶚元屢慰留之不可老幼泣而送者至塞路閔公嘗謂人曰謹身奉法勤政愛民此可為居官者法今年未老而引去其恬退亦不可及也君既歸杜門掃軌惟以學行訓子弟四方來學者日衆學尚躬行不肯務著述名性儉約一裘至數十年不易老屋數椽僅蔽風雨君處之晏如也年七十九以嘉慶六年二月十一日卒於里舍配張氏封孺人恭儉

好禮爲鄉黨所稱子二典章邑庠生嘉謨嘉慶甲子舉
人現官陝西武功知縣清愼自勵亦克世其家女三人
皆適士族孫四人圻嘉慶丙子舉人次某某皆業儒予
於嘉慶庚午督學中州圻卽予所拔士也頃以其家狀
來乞表墓予私詢諸今大司馬王公宗誠青陽人也王
公言此吾邑賢令尹邑人至今思之因爲撮其行誼以
表于阡餘事已詳同年鮑侍郎所撰墓誌中故不載

封奉直大夫戴公墓表

公諱殷江字襟三浦江人先世自唐咸通間有諱德輝者任浙東劇職因由陜之杜陵徙越州諸暨縣陶朱鄉其仲子以張復由越徙婺所居鄉曰馬劍實今浦江縣地是爲浦江戴始遷祖傳十一世至諱琪卜葬馬劍東二里蕩釜山夢白鬚老人授以穴向遂定宅其後子姪蕃衍科第簪組相繼見柳待制貫所作墓誌元時以文學名於世歷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九靈

山人艮者其後也十三世諱伯初洪武時客游京師有故人子寄千金故人子尋卒還其家家人不敢有卒委之歸蘇伯衡爲作還金記伯初又十餘傳至鄉飲介賓諱士琇是爲公曾祖介賓生諱國英國英生諱聖芳郎公考兩世並以公弟殿淵貴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自介賓公上數世譜系幾就湮今得序次秩如者幸有公也公操行淳謹幼從其鄉之通儒游爲文章有法度游於庠以諸生入成均年二十四考編修公没

家政一由於公邑有地名紫閬者踞萬山上四面皆斗絕腹藏上腴田千畝每易姓際土盜輒據此爲患明末尤甚譜牒蕩於兵燹且盡失先世坵墓所在公惕然憂之日訪求至廢寢饋竟得明天順間先世手寫譜於邑中乜戴後更有附益之者自唐迄明八百餘年世系墳墓粲然可攷於是即九靈山房遺址與族人謀斂穀出貲建宗祠諦昭穆適鄉人有售巨木者祠遂成既又修復冢墓得還金碑榛莽閒作亭覆其上凡公之所爲皆

若有陰相之者家規祀田一時畢舉與兩弟殿海殿泗極友善兩弟所欲為者覩可行必曲成之殿海官學博殿泗官編修皆年七十餘歸娣姒亦皆七十餘雁行鶴髮怡怡愉愉遇花晨月夕子弟輩以次具觴為樂天倫之愛世所未有時人稱羨焉好讀書山中不易得書則求之浙西世族購五萬餘卷以歸一門咸枕葄焉晚年舁季子家事日手一編披覽有常課學以朱子為宗常輯金華理學粹編若干卷辨發學源流甚晰有履齋文

集十卷永思軒文鈔八卷藏於家又刻九靈山房集及
水道提綱等書行世公生於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卒於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壽八十有五配趙宜
人先公七年卒合葬于某山之原子四人長聰乾隆已
酉拔貢生是年膺鄉解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散
館又改戶部歷雲南司郎中遇
國恩得封公奉直大夫如其官配封宜人次聘嘉慶辛
酉拔貢生直隸龍門縣知縣次職八品頂帶次聲郡庠

生孫十七人其次拱辰嘉慶癸酉拔貢生授教諭曾孫九人公葬後三年聰方任盧鳳潁兵備道文田與聰拔貢三試皆同榜情誼視他人尤親故以狀來屬爲墓表文田不敢辭銘曰

不念厥祖何有於身篤於其本斯之謂仁能仁而孝慶詒後人祠墓歸然俎豆適新令德永垂維千億年後嗣益興視此題阡

歷贈中憲大夫刑部山西司郎中趙君墓表

君諱璉初名璉以避諱改字商珍號檢亭先世徽之休寧人高祖承恒始徙歸安遂占籍焉歷三世皆未通顯及君弟之子光祿貴始贈君祖道疇考學餘爲中憲大夫戸部廣東司郎中君與余居同里閈兩家門宇相望君之從叔母又爲余從姑故往來親暱如兄弟焉徽俗皆業賈庫君少貧嘗佐人給事庫中性慷慨輕財好施與遇人有急雖傾囊濟之不吝尤喜爲人解紛有兩姓

以貲財搆釁者君具酒食和好之苦口諫不應至爲之
屈體乃反被誚讓亦無悔昆弟三人伯兄瑚早世君事
寡嫂能盡禮撫孤姪能盡恩一妹適胡茂才世巽茂才
亦早逝君攜其孤稚至家敎督之以嘉慶甲子舉於鄉
未幾又卒遺一子在繈緥中君復攜歸撫之僅二歲而
殤君泣曰吾一生心力至此皆烏有矣余從姑止一子
希璉幼多病受室而死兩世煢嫠痛貧苦無依倚君曰
此非予之責而誰責乎命幼子光鏞後之其敦尚行誼

旨此類與弟瓆友愛甚摯訓子姪常篤於根本每以徙
湖日淺宗祠久未立謂瓆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吾力實有不逮後之人有興者當首從事於此及光祿
由庶吉士改戸部充軍機章京乃建祠於城之東南隅
承兩父遺志也君長子炳言亦以嘉慶戊辰領鄉薦丁
丑成進士官刑部主事洊升山西司郎中居官恪慎未
嘗敢輕入人罪亦能守君之遺訓者君生於乾隆庚午
某月日卒年六十有一以炳言貴贈中憲大夫如其官

娉室倪氏未娶卒繼室葉氏恭儉好禮見稱於里黨先君五年卒歷贈恭人合葬於城南之桑瀆村以衆妾徐楊姚錢祔子四人炳言而下曰光祚郡庠生曰光鏞出爲希瑾後曰光地孫四人景雲景煜景昌景普君之没余方在京師故久不相聞後八年余充會試副總裁炳言適出余門下旣而炳言以知君深撫如余者來乞撰次君行實因書此以列於阡云

封中憲大夫戶部福建司郎中趙君墓表

君諱璜字呂珍晚號尙溪高祖某自休寧徙家歸安遂占籍焉某生道疇道疇生贈布政使司理問繼軾繼軾生贈戶部郎中學繹即君考也三世皆有淸德君少孤棄儒而賈處已信與人忠遇人有急如已之急必援手乃已以故時譽咸歸之兄弟三人伯兄瑚早世撫其孤光初得成立與仲兄璉友愛甚篤有妹適邑諸生胡世叕世叕早隕妹亦逝遺甥二人君顧恤之甚厚嘗自以

孤露失學故平居訓子弟讀書甚力子光祿由嘉慶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今官戶部福建司郎中軍機處行走居官能盡其職皆君之教也配徐氏贈貴州安平知縣文心女恭儉肅慎家政秩如以光祿貴封君中憲大夫如其官配封恭人君之從叔母為予從姑君妻弟徐丕章今官貴州仁懷廳同知者又予妹壻也光祿舉丁卯鄉試出李侍御仲昭門侍御實予庚申典試粵東時所得士君兄子炳言丁丑進士是年予又充副總

裁故兩家情誼至厚往歲予視學江蘇君乘暇時買舟過訪見其精力彊固雖少年不逮不意其遽捐人事也先是徐恭人卽世光祿方奉諱旋里故君沒時湯藥飯含皆得盡其誠君以癸未九月九日卒得年七十徐恭人以壬午十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七子一卽光祿有女二皆適仕族孫四䞲邑庠生昇曜昉皆幼女孫一光祿旣奉兩親合葬於郡城北之栖梧村以君情好更無如予者來乞爲文表諸阡道時道光四年六月朔日

祭張南崧文

維年月日年侍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

皇清誥授通奉大夫前通政使司通政使南崧張公之

靈曰於乎天胡不佑喪我碩人凶問猝至灑涕沾巾昔

由里選偕貢成均公先領解歲實在申亦越作噩聯步

木天凡我同岑俱慚後塵既登玉堂與修史事壬子之

秋滇南典試幾何方州齊年千計

帝心嚮用實由公載爰陟臺諫洊躋列卿先後陳奏動

關民生辛酉之夏淫雨大行京畿墊溺溝塹皆盈
帝命公往安宅是營筏渡粟振民以復甯歷奉
溫綸再典學校首正人心嘉謨辰告幽岐舊疆淳風式
蹈鄒魯大邦聖言式導士論翕然罔不迪教與懷馬鬣
瞻望里壟征車遄反寒暑屢遷同譜日稀如星晨懸望
公之來飢渴連連何圖一旦遽謝人間悲來填膺如何
可言有子克家策名
朝端逝者有知庶慰在天兄弟偕來有淚潸然聊薦一

尊靈其鑒焉尚饗